

## 生性豪爽赵眠云藏遍时人名扇



赵眠云、陶冷月《梅花》

## ■四川成都 苏伊

赵眠云(1902—1948),原名绍昌,字复初,号眠云,别署心汉阁主。吴江人,生于苏州,居胥门枣市街。室名心汉阁、羽翠鳞红馆、酒痕春绿馆。擅书法、篆刻。

赵眠云最喜收藏扇子,时彦俊流若擅书画者,赵即征求殆遍,故有扇几百柄。如赵子云所画的风仙花,色淡红而饶秋意。钱化佛作的无量寿佛,红衲蒲团,须眉苍古,旁置一笠、一炉,颇有禅意。

其中一扇被星社社员陶冷月见后,赞为心汉阁主赵眠云藏扇中的第一隽品,这就是吴待秋所画的折枝红梅,其画艳

而不俗,密而不乱;妍态入骨,层次井然。吴待秋本善山水,花卉画作极少,尤见珍贵。民国名士袁寒云在上题诗:“中宵呀咽咽苍凉,油壁轻车哀坠香。娇语忍闻穿隔坐,柔思漫遣忆罗妆。冰肌入握留余腻,玉臂投怀引旧狂。已嫁相逢肠断苦,须知云雨度荒唐。”

另有一扇为江道樊题句,吴杏芬画菊,两紫一红,并有含苞者,一螳螂栖其上,亦生动也。题句为隶书,句云:“篱华红紫傲霜开”,字、画工秀,皆陶阁所作,也是非常珍贵。

扇画多是当时人所作,如刘临川画《满城风雨近黄昏》,仿耕烟散人意,略欠韵趣。韩紫石行书题字,雄浑有致;一扇

“程松园秋山图”,为杨东山画,俞宗海题字。杨东山名逸,老画师,曾创办上海城东女校。其女杨雪玖亦为画家,解放前去了日本。俞宗海时年七十有八,也是当时书法名家。

赵氏所藏多少扇画?今人曾谓有千把,亦有人说两千把。在1928年83期《联益之友》旬刊上赵自己所写的《焚扇记》里有记载,“自收集至今,约计不下五百罗汉之数”。

《焚扇记》称,自己本来是想收藏古代人所画扇子,可惜“不独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诸贤之不我待,即有清一代名大家,亦复匆匆以往,不肯少延其二三百年之寿命,屈其尊崇,以与我后生小子相亲就,衔杯酒,接殷勤之余欢。不得已,其惟乞诸并世诸人,聊以慰风雨潇潇我思古人之私愿乎”。后来,赵眠云印《心汉阁扇集》、郑逸梅作《心汉阁扇集序》称:“家无失火,城门虽近,亦无殃及之忧,赵之焚扇仅仅是乏可容之篋筒,物竞天择,几经审择。其可汰者,决然焚之。”作为藏家来说,去劣存精,当然是好。可对画家而言,你求时殷切,弃时火燃,似不厚道了点。

赵眠云性豪爽,喜交游,来吴中寻幽探胜的四方文士,他都会精心款待,极尽地主之



蔡铤、赵眠云《葡萄松鼠图》

谊。有一次,张春帆和画家赵子云到苏州来,赵眠云设宴于枣花墅怡寿堂中,并邀请星社社友一起参加。赵子云当场作芍药立幅,陈迦庵补以兰花,赵眠云题诗一首:“采兰赠芍国风篇,画意诗情两茫然。一曲胥江门外绿,春花秋月自年年。”历尽沧桑,如今此图不知流落何处矣。

民国初年,赵眠云在枣市街开着一片很大的“赵义和”米行,有运米船多条,屋寓五进,第四进曾经租给郑逸梅,第五进为赵眠云自住。

赵眠云以文会友,春秋佳日,常与文友饮酒诗画,花消靡费。且于地方公益,无不尽力匡襄。奈何赵眠云一介书生,本不善米行经营。所聘的米行经理实为嘴蜜心黑之徒,以至赵眠云视事不详,被人侵蚀其间。最后,赵眠云不得不出卖米行,直至把全部家产变卖用以抵债,责己而绝不亏人。

抗战后,赵眠云举家避寇沪滨,执教上海国华中学,一年后学校解散。

失业再加中年丧妻的赵眠云于1945年重归吴门,租居城东曹吴徐巷,以卖画为生。后又患病脚,举步维艰。在这米珠薪桂之秋,赵眠云已至山穷水尽之境,终在1948年5月,抛下高堂、弱子,辞尘而去。

赵眠云身后凄惨,由范烟桥等人发起募捐,总算遗属有所安顿了。

## 藏中读史

## 黄慧如烟标背后的爱恨故事

## ■山西大同 李润

名人效应历来是企业经营者手中的一张制胜王牌,因而在我国烟草企业的发展史上,就有许多以名人命名或者以名人肖像作为烟草制品商标图案的烟标。其中既有以军政界要人、演艺界名流命名的蔡廷锴牌香烟、马占山牌香烟、梅兰芳牌香烟等烟标,而孙中山、张学良的肖像则曾出现在大中华、918等烟标的主版。也有小人物,如黄慧如烟标(见图)。

黄慧如是北京人,其父亲去世后,她和母亲、哥哥移居上海。不久,21岁的黄慧如感情生活受到打击,终日泪洗面。见她这般模样,母亲和哥哥非常着急,派家中与黄慧如同岁的仆人陆根荣去劝说。陆根荣模样周正,人也勤快,他拉着黄包车,带着黄慧如逛遍了上海的大街小巷,黄慧如慢慢平静下来,但她很快发现自己对陆根荣产生了依赖。陆根荣对容貌姣好、知书达理的黄慧如更是心仪不已,二人萌生了爱情遂私定了终身。不久之后,黄慧如发现自己有了身孕。在黄慧如的坚持下,陆根荣带着心上人回到



苏州老家。

黄家一怒之下,一纸诉状将陆根荣告到法院,称其诱奸黄慧如,并盗窃金银饰物。陆根荣被投入监狱后,黄慧如立即找来律师两次为他进行辩护,但仍然无果。1929年3月8日,黄慧如在医院产下一男婴。由于产后失血过多,再加上屡受刺激,黄慧如高烧不退。其母亲闻讯赶来,不听医生劝阻,坚持要把女儿带回上海。在两名护士的陪同下,他们乘小火轮返回上海途中,因遇上狂风恶浪而突然昏厥的黄慧如经抢救无效而命归黄泉。

据说黄慧如死后,陆根荣与邻村一个女子结了婚,并于1976年病逝。而坊间也有传闻,说黄慧如只是诈死,逃离媒体大众,与儿子回到了北京生活,并在陆根荣

生病期间来看望过他。

黄慧如的事情经媒体报道后,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。几天后,江苏最高法院改判陆根荣无罪,当庭释放。听到黄慧如的死讯后,同情这位追求自由婚姻的奇女子的人纷纷到黄家询问,人数竟多达五六千人。从中看出商机的明星电影公司以此事为题材,拍摄了由电影皇后蝴蝶饰演黄慧如、创造了极高的票房纪录的电影《血泪黄花》,而上海剧场还为此排演了京戏《黄慧如和陆根荣》剧目。厂址设于上海的中商烟公司则以此为背景,及时推出了“黄慧如”香烟,该烟烟标主版为黄慧如右侧坐姿形象,副版描绘的是当时黄慧如在上海的住所春平坊,以及一辆汽车背景的衬托下,凸显出一对青年恋人的模糊形象。

陆抑非曾说:“我年轻时每逢作画,桌子总是堆满着画稿和素材。没有这些素材,没有这些生活的积累,我是画不出什么东西来的。这可以说我早年作画也是懒祭而成的。”

1930年,22岁的陆抑非独自到上海谋生,先后做过煤炭洋行簿记、花边洋行绘图员,还在同德医学院兼过职。由于老家发生变故,父母都来了上海,陆抑非的担子一下沉重了许多。只要有空,他便不断为笈扇庄画册页扇面,以此贴补家用。24岁时被聘为上海美专教授,任职达15年,并兼教职于新华艺专、苏州美专等。在此期间,他与时任图画系主任的潘天寿成莫逆之交。

陆抑非也是一位善于寻找机遇并善于抓住机遇的人。由于内兄孙伯渊所经营的“集宝斋”在抗战期间迁往上海陆抑非家中,故而有很大机会在“集宝斋”观赏四壁挂着的字画。“集宝斋”所藏历代书画碑帖数以万计,其中不乏稀世珍品。孙伯渊与吴湖帆、冯超然对街而居,过从甚密,且与顾麟士、俞粟庐、陆康夫、张大千、张善孖、谢玉岑等也交往密切。陆抑非与孙氏联姻后,一则进入了大师云集的艺术氛围,一则可悉心临摹这些书画真迹。又经孙伯渊牵线,陆抑非拜吴湖帆为师,成为梅景书屋首批八大弟子之一。

吴湖帆见其递上的拜师帖题名抑,字为“一飞”。吴湖帆说名甚好,问起字之来源,陆抑非告知:小时称冲,后又改为抑,其意即“不飞则已,一飞冲天”之意。吴湖帆沉吟片刻说,上海叫“一飞”

## 陆抑非「懒祭」成大家



陆抑非《石湖春泛图》

者甚多,建议其更字“抑非”,取抑非扬善之意。陆抑非于是改字抑非,并以此字行世。

与孙淑渊结婚后,所居的淡水路及相邻的自忠路一带书画家云集。刘海粟、吴湖帆、陶冷月、林散之、张大千、张善孖、陆俨少、谢稚柳等皆住附近。平日里多酬酢诗文,坐而论道。老年黄宾虹自川抵沪,与陆抑非是上下楼的邻居。年轻的陆抑非时常与之交往,一起探索画艺。陆抑非后来回忆:“余以颖笔一束赠之,孰料老人喜以秃笔作画,且随意捡画作为酬。余不敢苛求,索小册两页而谢之。宾老色不悦,背谓其夫人曰,陆子尚非知音者。余闻之,尚在懵懂中。年轻识浅,闻道而笑,安知其为珍宝乎。”(蒋频)